

戲癡・蘇玉華：演戲不是只看一滴淚

「創作應是自由的，我們應該什麼都可以做，可以講，可以拍的。演戲就是，你永遠不會知道效果怎樣，但仍然奮不顧身去挑戰和試。」



「令到你哭一場，都是一種娛樂

蘇玉華是其中一個沒有事前要求提供訪問大綱的受訪者，連一些間接來自經理人、電影公司的溫馨提醒都沒有。她只是微笑打了個招呼，補補妝、整理一下西裝外套。

「你不會問一些我不懂答的問題吧。」

一部電影，一個故事，第一句說話往往都是最重要的。一個訪問也是。連錄音掣（按鈕）都未按下去，就好像已經被她拉上舞台，入了一場戲。經驗豐富、防備記者提問的明星比比皆是，然而，讓你隨意發問，顯得樂在其中甚至主動「問返你轉頭」（反過來問你問題），觀察你有何反應而回應的受訪者，真不容易遇到了。

尤其是談演戲時的蘇玉華，流露著一份狂熱，卻又專注清晰，見她有時眼神凌厲，充滿稜角，一講到演戲就不跟你客氣，也不轉彎抹角，時而忘形，卻有份堅定的單純。對於一個從事演藝工作三十多年，早已見盡星光巷、娛樂圈裡一切世故的資深演員，仍然有著這份單純、這些稜角，我想是蘇玉華獨有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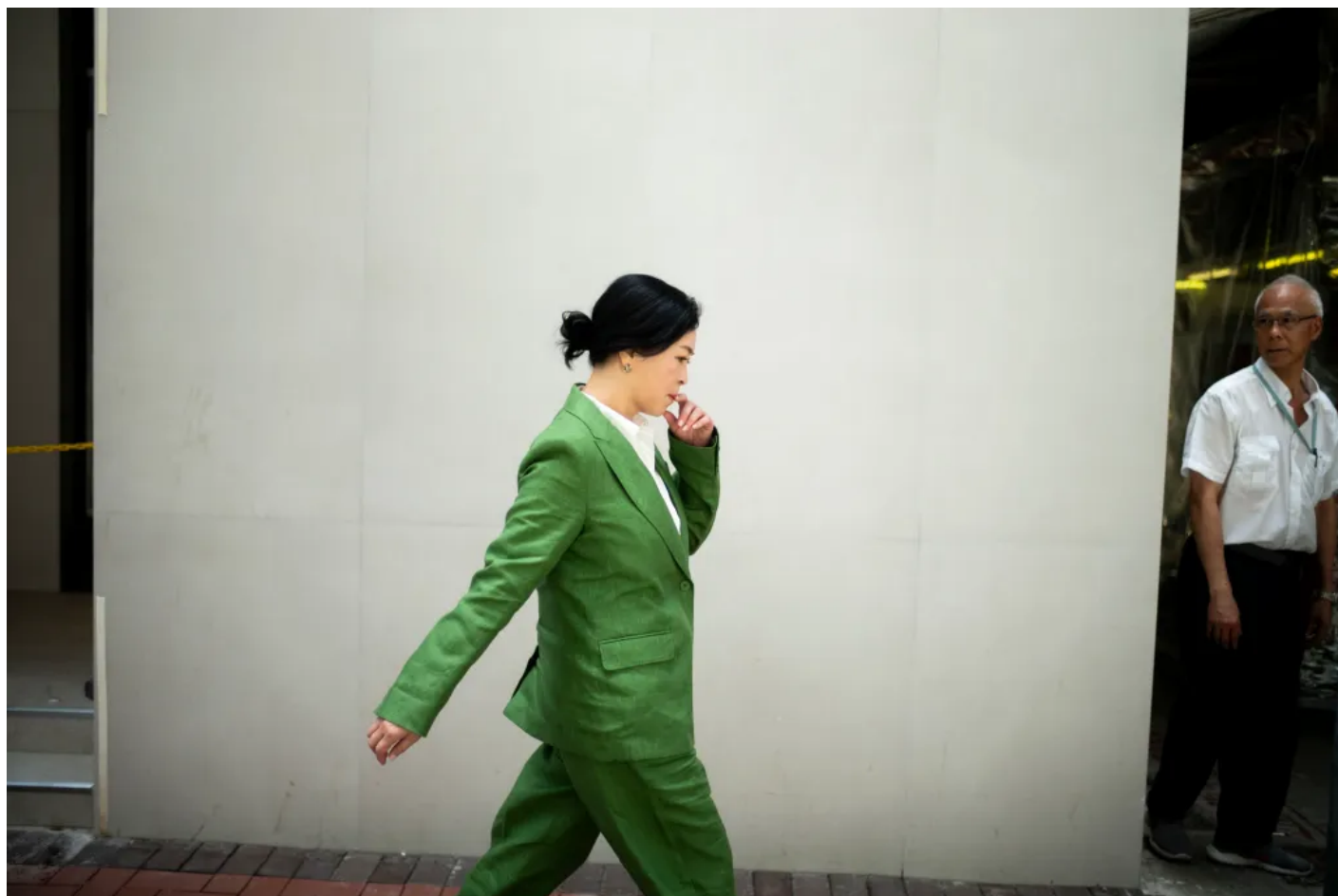
蘇玉華，香港舞台劇、電影、電視劇演員。於香港演藝學院畢業後，加入香港話劇團並參演舞台劇，隨著電影《我和春天有個約會》（1994）聲名大噪而獲邀加入無綫電視。廿多年間活躍於電視圈，代表作包括《茶是故鄉濃》（1999）及《錦繡良緣》（2001）等，期間亦主演過《生死界》（2002）、《新傾城之戀》（2006）及《暗戀桃花源》（2007）等經典舞台劇。2017年約滿離開電視台後，繼續專注舞台劇及電影演出，首度主演電影《正義迴廊》（2022）即獲提名金像獎最佳女主角，今年則憑獨角戲舞台劇《完美證供》獲2025年香港舞台劇獎最佳女主角。電影新作《不赦之罪》於同年上映。

「一個演員的路是鋪鋪清（每次都要從頭開始）。你這一次做得好，不代表下一次也做得好，沒有說你一定永遠都那麼好。」

有些人看我做戲，覺得拗（撓）爆頭

走遍劇場、電影和電視台幾個大小圈子，甚至在綜藝節目拿走了美女廚神頭銜而街知巷聞的蘇玉華，終究並不樂於做一個「多棲藝人」。雖說演出形式辦辦（每個領域）都有，但隨著演藝事業的

累積，蘇玉華近年愈拍愈少，卻愈來愈精。當香港人曾經熟悉的那些影視紅星已然走樣乏味，流於荒腔走板地食老本、賣情懷之際，蘇玉華走的是完全另一條路。



從一年游走幾部電視劇，再兼顧舞台劇演出，到現在這樣，要幾年時間才肯首去演一部電影，但蘇玉華每次出手，都是像《正義迴廊》（2022）、《完美證供》（2024）和《不赦之罪》（2025）這樣的作品，都要求挑高難度、新嘗試。

「都不是呀，有些人覺得我好，但都有些人看我做戲覺得拗爆頭（令人費解）。」蘇玉華笑言外界過譽，自己並不是次次都做到一場好戲。「這也是我覺得有趣的地方，因為一個演員的路是鋪鋪清（每次都需從頭開始）。你這一次做得好，不代表下一次也做得好，沒有說你一定永遠都那麼好。你可能遇著這個 project，不是你不好，可能是你的對手不夠好，或者配合得不夠好，或者題目或製作不夠好。但下次又可能樣樣都好，不過問題是你自己不好，總之有太多因緣際會在裏面。當然是我比較幸運的。」

蘇玉華承認，自己近年很挑劇本，看人、看題材，也看時間，不是那麼輕易答應演出。「甚至不是去『挑選』，是我會『嚴選』劇本，所以我選擇的都是我很喜歡和很想做的東西，或者我覺得自己很有感覺、很挑戰到自己的作品。」以最近完成的舞台劇《完美證供》為例，便是全程獨角戲，在舞台上孤軍作戰：「我知道我有九成的機會是失敗的，但我仍然選擇去做。因為我知道這個戲的價值在哪裡，或者我知道如果我做得到的話，其實我在當中磨練了什麼。」

寬恕是一件大家都會避開的事

“「她就是走來走去，沒有說話，但她就是講了最多的東西。那不是通過『語言』表達出來的一些抗議或反叛。」

剛憑《完美證供》獲頒今年香港舞台劇獎的最佳女主角，不到幾個禮拜，由蘇玉華主演的電影《不赦之罪》也正式上映。



| /

《完美證供》改編自澳洲劇作家 Suzie Miller 的《Prima Facie》，原著早已奪得多個國際戲劇大獎，獨挑大樑的演出難度更不用多說，是公認的當代劇壇 master piece。不同的是，《不赦之罪》屬兩位年輕導演林善和譚善揚的首部劇情長片，是一部新手上路之作。蘇玉華卻動了心，她解釋道：「最初是監製（廖婉虹）找我，問我有沒有興趣，我當然是問，有沒有劇本看？其實什麼都不用說，看完劇本就最清楚了，因為有劇本我就知道自己會接還是不會接。」

「看了劇本，我發現很有意思，然後我就問可不可以約編劇和導演出來見面，我想了解他們寫這個劇本的出發點，或是他們想藉著這個戲去說些什麼。」她接著說：「香港電影從來很少講寬恕，或者去講宗教，甚至是很多時候大家都會去避開的東西，我很驚訝 Antonio（譚善揚）寫到這樣的劇本，他很年輕，才 22 歲而已，但是他有興趣在劇本中探討這些，我覺得很好。」

「做演員其實有何所求？不外乎就是求有趣。而 Antonio 寫了幾個我覺得很有趣的角色，牧師、牧師的太太，一個所謂的強姦犯，然後還有他們的女兒。」說來無獨有偶，《完美證供》故事描述一名為強姦犯作刑事辯護的律師，成為性侵案的主角，而《不赦之罪》則描述黃秋生飾演的牧師重遇性侵自己女兒的強姦犯。前者說的是法律與定罪，後者關心的是信仰和寬恕。



牧師認為是神的指引，要他去寬恕這個強姦犯，蘇玉華飾演的牧師太太卻不是這樣想。夫妻之間，有著神性與人性的掙扎。黃秋生與蘇玉華已是老拍檔，幾年前合作過舞台劇《狂揪夫妻》，今次兩人再度扮演一對貌合神離的夫妻。蘇玉華形容，最有挑戰的那一場，就是整部電影的開場，她和黃秋生的第一場戲。牧師在家裡接受訪問，蘇玉華自己一句對白都沒有，甚至連鏡頭也沒有拍到她的表情。

「她就是走來走去，沒有說話，但她就是講了最多的東西，那種不是通過『語言』表達出來的一些抗議，或者反叛，（她的狀態）會告訴你，其實我不妥這個情況。」蘇玉華解釋：「當丈夫正在客廳接受採訪，太太故意很嘈，她好像很不 considerate，為何你明知這樣都要發出聲響。我覺得那場戲很好玩，就是有一種張力和那種引人入勝，都很 attack，誘惑觀眾想看下去，究竟這兩個人發生什麼事，你看下去就明白。在整個戲的開端，有一場這樣的戲是很重要的，所以我很喜歡。」

戲劇是時代反應

“「每個時代都有它的產物，1980年代不會拍到《不赦之罪》的。這就是藝術獨特之處，不同時代呈現不同的東西，因為戲劇就是反映那個時代的文化、歷史，或人的狀態。」

電影花了不少筆墨去描寫牧師和強姦犯之間的心理衝突，反而牧師太太／母親的角色處理得很低調，觀眾只能猜想她最後是否寬恕了強姦犯、放下了他害死自己女兒的仇恨。蘇玉華形容，角色難演，是因為談寬恕這件事本身都很難。「我可以理解這位母親是真的很人性化，對這個強姦了我的女兒、或者導致女兒自殺的強姦犯，她是充滿仇恨，她很憤怒。因此她脫離了教會，她不再相信這個宗教，她覺得，神為什麼要把這樣的事情發生在我家、在我身上、在我女兒身上？」

「我的女兒死了，這個男人強姦她，他當然有罪，我老公不讓女兒墮胎，導致她自殺，我老公也有罪。但其實這樣是未完的，我作為媽媽，也沒有了解過自己女兒在學校的那些問題，我女兒其實有罪，我也其實有罪。講遠一點，就是這個社會，或者網絡世界，社會的教育制度，如何容許這些事情發生？」



「她一直放不下這種仇恨，但去到最後，你會感覺到這個角色（的心裡是），對呀，我是很憤怒，我不能夠寬恕他。其實她一直在找出路。當每個人處於一種仇恨、困境、痛恨或很大的情緒衝擊下，人生中都會問這個問題，究竟我如何繼續走下去？」

「於我來講，我選擇去演繹媽媽的角色，我是理解她、認同她的，不是將她困在那種情緒裡，而是她要找出口。所謂的寬恕，除了你是否可以寬恕別人，更大的其實是其實你可不可以寬恕自己，給一條路自己可以走下去，讓時間去沖淡一些傷痕，而不是逼自己入去一個黑洞裡面。」

所以，另一幕令蘇玉華覺得很有挑戰性的戲，就是電影最後，牧師太太重遇強姦犯時的一段對話。

「那場戲，劇本本身是沒有的，是我們花了很多功夫去讀劇本，在研究和調整的過程中我提出來的。我覺得，我作為觀眾或作為演員，都很希望、很期待這位母親和所謂強姦犯的這個男孩子會有一場戲。如果有，會是一場怎樣的戲呢？他們會說些什麼呢？還是他們會不說話呢？她有沒有原諒對方呢？那個男孩子會怎麼反應呢？」

電影以牧師重遇強姦犯開始，以牧師太太重遇強姦犯結束。蘇玉華代入自己的角色答道：「我是未必可以寬恕你，但我是不是可以用一個人的角度出發，去對待我身邊的人？這個男生其實付出了他的代價，我不能夠、還不是時候去寬恕你，但是哪怕是一個陌生人，我都可以對你有一種關心，或者我可以對你有一種善意，對你有一種關懷。」

令你哭一場，都是一種娛樂

「我不覺得只有令你笑，令你爽那些才叫娛樂。可以令你思考，或大哭一場，都是一種娛樂，都是一種作品跟觀眾之間很好的交流。」

近年香港電影常被歸類為黑暗、沉重、壓抑，充斥各種負面情緒，《不赦之罪》這個關於仇恨，對寬恕之道有所質疑的故事，也似乎渲染著相同的色調。「我覺得不是，都有些很歡樂的東西。我看《九龍城寨》也覺得很開心，《破·地獄》是另一種，我覺得它給了我一種光明的感覺。我們如何用另一個角度去看死亡，如何好好地過活，都不是那些所謂很沉重的社會議題。」



「現實一點說，若果 budget 這麼少，可能真的只可以拍到這些題材，但我覺得都不是因為這樣的，而是那個編劇或者那個導演真的有話想說。如果這個話是值得去說的，那就值得去拍。」蘇玉華接著說：「每個時代都會有它的產物，現在可能大家就是在經歷、反思這些東西，那很自然就會藉著創作在不同媒體呈現出來。上世紀八十年代是不會拍到《不赦之罪》這些戲，因為那時的社會不會造就到這些東西，我覺得這就是藝術創作或者戲劇獨特的地方。在不同時代就呈現不同的東西，因為戲劇就是反映那個時代的文化、歷史，或者那種人的狀態。」

「但是不是等於這些電影就沒有價值，或者它太沉重，所以不要說。都不是呀，人生就是那麼沉重的啦。」蘇玉華大笑，認為能夠為觀眾帶來一點力量，或是一點思考的作品，都值得去講，只視乎說得好不好：「大有大講，小有小講，當然我明白的，既然人生都已經這麼沉重，你拍些開心、好玩、笑餐飽（好好笑一頓）的東西，不是更好嗎？如果你想做這些東西，你就做；但有些人想做別的東西出來，自然會去做別的。」

「這又引申到一個更大的課題，就是創作應該是自由的，我們什麼都可以做，什麼都可以講的，什麼都可以拍的。只要你有能力去做到它出來，講到你要講的說話。而且我又不覺得就只有令你笑，令你爽那些才叫娛樂，可以令你思考，或者令你大哭一場，都是一種娛樂，都是一種作品跟觀眾之間很好的交流。」

我不滿足於留在公仔箱

“我知道，如果我在電視台都可以生存的話，我在任何的地方地方都可以生存下去。”

蘇玉華最「多產」的年代，當然都是一年拍四、五部電視劇，從配角一直演到第二、第一女主角的日子。入行三十餘年，蘇玉華有超過一半時間是無綫電視合約藝員，佔了她演藝生涯一段很長的歲月。

「我自己回頭都會想，為何我會做電視做了二十多年，好像很渾渾噩噩。」蘇玉華笑著嘆了口氣：「講笑而已，其實一點都不渾噩，只是我覺得自己花了很多時間在電視上面。當我在電視工作的時候，我真的覺得自己有不斷地努力去做好每一個劇本，去經營好每一個角色，每一次都是，也很幸運地拿到很多不同的、也很不錯的角色。」

「我是由舞台跳到電視的，最初我是完全不懂，很多東西都要重新開始去接觸和學習，也認識了很多不同的演員和朋友，是一段很好玩，學了很多東西的一段時間。而我知道，如果我在電視台都可以生存的話，我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生存下去。」

「不要忘記在我做電視的二十多年裡面，其實我都在演舞台劇。」她說。



“「你不需要他永遠出現在眼前，他做過的事，留下的作品，才是最具價值的，那是永遠一輩子都會喜歡或追隨的東西。」

細數萬千星輝的電視台年代，除了那些老少咸宜的黃金時段長劇，蘇玉華同樣分身於劇場，演過不少經典的舞台劇目，從最早期重演了無數遍的《南海十三郎》和《我和春天有個約會》，到後來包括賴聲川名著《暗戀桃花源》、香港話劇團的《新傾城之戀》、高行健的《生死界》等等，劇種繁多，也為她打開了作為演員更多的可能性。

「在那段時間，我是一年一個，或者兩年一個去做舞台劇，因為我覺得唯有在舞台裏面，或者可以做到一些我認為是上乘的劇本，去繼續追求自己的進步。」舞台劇的蘇玉華，保留了她演員的本性，甚至是一點任性。「我覺得做舞台是自己去吸收養份的重要機會，因為做電視有時事與願違，或者有些事情你控制不了，有些未必很有質素的劇本，但你仍然都會去做，但舞台就不是。每一次我都要嚴選，因為我是專登（特意）找時間出去做的，我還可能同一時間要做舞台劇和電視劇，我會加倍地辛苦，所以如果那件事不是我最喜歡的，或者我覺得它真的很好，為什麼要做呀？」

幾年前，在電視行業起了很大轉變，蘇玉華決定不再續約，「離開 TVB 以後，我就很自由了，真的做什麼都可以，我反而會做多一些舞台，然後又會有電影的出現。至於電視，可能我真的拍了廿多年，覺得真的夠了，到現在我都沒有一個念頭要去拍電視劇，但當然，可能會有一個很好的劇本出現，或者是一個很吸引的班底，可能有一天我又會很動心。」她答得篤定：「但在這一刻，沒有。在電影的世界，在舞台的世界，已經有太多我不懂的東西可以去學習。」

本位是一個「演員」

當年帶著知性，溫文形象的蘇玉華，是一個很能夠「入屋」（接地氣）的演員。離開電視台，其實就告別了自己累積、建立多年的根基。不過，她坦言不留戀這些「入屋」的形象。

「那我已經入了屋喇，你還想我有多入啊？」她想了片刻，忽然說：「我覺得，當有些人進入了你的心，他這一輩兒就是『入』了，譬如我們是不會忘記張國榮、梅艷芳的。當然我不是拿自己跟張國榮、梅艷芳比較，我意思是『入』的那件事。你已經認知到他的演出，你知道他是一個怎樣的人，是一個怎樣的表演者，他就永遠都在那裡。」

「譬如我到現在，都仍然很喜歡關正傑。關正傑已經離開了這個圈，不唱歌已經幾十年，他在哪裡呢？可能今天沒人知道。但他的歌、形象，或者那種很正氣，那種『如果我有個男朋友，我都希望他是這樣』的想法，仍然都在這裡。你不需要他永遠出現在眼前，但是他做過的事，他留下的作品，才是最具價值的東西，而那是永遠一輩子都會喜歡或追隨的東西。」

“「我只可以說我的本位，不在於選擇電視，還是電影，還是舞台，不在哪種媒體上。我的本位是，我是一個演員。」



| /

「所以，我已經在電視台做了二十多年，你還想我留在一個公仔箱裡做多二十多年，不會的了。我自己是很不容易滿足的人，我對很多東西仍然很好奇。我很想去看、去學，我很想去再擴闊自己，因為我知道這個世界很大，我知道厲害的人很多。」

問到離開電視台及普羅大眾的目光，選擇投放更多精力以舞台劇作為演員本位，蘇玉華卻頓了一下，直言：「如果你問我是否真的有什麼覺悟，或者你犧牲了很多去選擇做舞台，不是的。我只可以說我的本位，不在於選擇電視還是電影，還是舞台，本位不是在哪一個媒體上面，我的本位是，我是一個演員，在這一刻我可以選擇舞台，我可以選擇電影，我也可以選擇電視，或者不同的表演形式。」

「我知道現在的自己有足夠成熟的程度，或者去到一種階段，就是我完全開放，我可以讓自己去接受很多不同的事情，不同的合作，或者在不同的表演機會裡提升自己，擴闊自己的眼界。」

「像你說秋生、阿豪（謝君豪）他們有一段時間專注去了電影，我覺得不是的，都是看大家碰上怎樣的機會，是有意思、有興趣去做的，那就去做。」她說。

“ 「小眾一些是不是等於他沒有那麼重要？那當然不是，等號不是這麼劃的。」

小眾並非不重要

每一年的香港電影金像獎，哪位演員能夠贏得「影后」，素來都是城中熱話、傳媒焦點。但較少人留意的是，今年只隔一日，在衣香鬢影的金像獎翌日，就是香港舞台劇獎，蘇玉華便憑《完美證供》贏得「劇后」。坊間對舞台劇獎的關注程度不高，傳媒著墨於政府願不願意繼續支持舞台劇行業，其實多過哪些作品得獎。

「不認知就是會有這個結果，其實外國不是這樣，外國的電影頒獎禮與舞台劇頒獎禮像 Tony Award、Critics Award 都是同樣很受重視的。當然，那個分別就是，電影可能是大眾的，比較接觸到多一些人，reach out 的觀眾是大量的，這個是事實。舞台是少一些的，畢竟你要花八百多元買一張票去看，而且可能有些人 afford 不到，又可能時間遷就不了，可能錯過了，又不可能在串流平台再看到，舞台劇真是沒有，所以它是小眾一些的，這個也是事實。但小眾一些是不是等於他沒有那麼重要？那當然不是，等號不是這麼劃的。」



她接著說：「究竟怎樣去界定它們的價值，其實我不知道，但起碼在那個行頭是被推舉出來，即是在那一年裏面是有傑出的表現，你去到最後三強，那你都不是 nobody，應該是做了一些挺好的作品出來。我只可以說，我會用這條尺去量度每一個獎項的價值。」

說罷，蘇玉華隨即反問，為何一直覺得做舞台劇是邊緣、附屬？「附屬的意思是什麼？你是否想說，它並不是最主要、最想做的事情，有空才去做一下的事情，所以就叫附屬。」

誠然，有些趨勢在過去一兩年特別明顯。隨著電影市道下滑，在所謂的寒冬期裡，香港電影產量大減，轉而投向舞台劇，爭取有限演出機會的演員則愈來愈多。比起動輒過千萬製作的商業電影，投資成本較小的舞台劇，逐漸電影圈淡靜時的另一出路。

「那你覺得做舞台劇是否那麼退而求其次的事？對於你來說是不是？」蘇玉華答道：「起碼我不是這麼想。當然，譬如現在的情況是沒人開拍電影了，哪有電影來找你，有很多演員去做舞台劇我覺得都無可厚非。而當有些演員在舞台上有了名堂，他們走去拍電影，我覺得都是相輔相承的。其實你想去拍電影，也要人家要你才行。」

「**可以去做舞台劇是一件很寶貴的事，每一個演員都應該去試的，無論你是做電視的，做電影的。那種難度你在任何的媒體都不會經驗到，以演員的修練來講，是一次很大的提升。**」

每個演員都應該去試舞台劇

「但對於我來說，我所接收到的是，可以去做舞台劇是一件很寶貴的事，每一個演員都應該去試的，無論你是做電視的，做電影的。我覺得十個可能有九個都很想嘗試去做舞台，要去挑戰一下自己，那種難度你在任何的媒體都不會經驗到，是一種很大的滿足和成功感。以作為一個演員的修練來講，是一次很大的提升。那怎麼會是一個退而求其次，這個說法首先我要否定，我不認同。」

她補充道：「可能我是在戲劇的訓練裡長大的，舞台是所有戲劇的起源，所以我不會認為是附屬，或者是次要的東西，反而我覺得基本上大家對舞台劇的觀念或看法，應該是看高一線的，因為他們知道那是難的，而且那是罕有的。看電視你坐著不用錢就看到，看電影起碼要買張票，但舞台劇可能是這十場，你還要給八百多元。在一個特定的時間裡面，譬如星期五八點半開場，你六點鐘下班，要去吃飯，約了誰在哪裡等，接著要準時進劇院，手機全關，什麼都關了，就是去欣賞舞台上那班陌生的演員，去做一台真正、真實，有血有肉的表演給你看。」

「AI 暫時不能夠取代舞台的，因為那是人的真實的表演。在這一刻，我仍然很 old school，人始終是我覺得最可貴的東西。」

「那對我來說是一種矜貴、難得、一期一會、無可取締，錯過了就沒有的一個經驗，等於你還記得那年我演過《暗戀桃花源》一樣，你不記得劇情了，但你會記得蘇玉華是做舞台劇的。」

「我不是想說做舞台最大、最巴閉，不是這個意思，而是我覺得整個生態就是這樣的。我們每一個媒體都有它的重要性，都有它存在的價值，你可以去選擇電視、電影、舞台，而你得到的 satisfaction，得到的 experience 都很不一樣。但我都很肯定 AI 是暫時不能夠取代舞台的，因為那是人的真實的表演。對耶！AI 可能幫助到電影的 art-tech 製作，但人的表現，暫時來說，我不覺得可以取代。難道你放一個機械人上台表演，不會有人看。」

「在這一刻，我仍然很 old school，人始終是我覺得最可貴的東西。」

演戲綜藝？演技不是只看一滴淚

「演技不是這樣去評的一件事，你這個哭得好一點，那個喊得不夠聲，No，不是這樣去比較的。」

當香港的電視、電影甚至舞台劇的生態，都逐步走向大灣區時代，香港影視紅星北上發展，甚至長駐內地、改說國語，都已經見慣不怪。不過，蘇玉華仍然很香港製造，至今都沒拍過內地劇，尤其是近年蔚然成風的內地選秀節目，廣邀香港演員、導演、監製坐鎮擔任導師，其中都有許多蘇玉華的舊拍檔，甚至演藝學院的同門。

自言 open to everything 的蘇玉華，卻始終不為所動。

她苦笑道：「哎呀，要我回答這些問題，首先我根本不喜歡那些節目，演技不是這樣去評的一件事，你這個哭得好一點，那個喊得不夠聲，No，不是這樣去比較的東西。如果你要我去評，我寧願去學院，或者我開一個班去教演戲。」

「我意思即是，唱歌跳舞都還可以這樣去比賽，你去不到那粒音，你就是去不到那粒音，你走音就是走音，跳芭蕾舞你的腿卡住了，那就是未到家，你是可以量化它的，但什麼是演技呢？演技有太多東西去平衡，不是只是看你這粒眼淚，不是你有無聲嘶力竭，而是看你究竟是否切合到那個人物、那個處境、那個關係，作出的這種情感的表達，如果你只是在那個比賽裏面做一場戲，然後去那些叫什麼，『飆戲』呀，哎我不懂用這些術語啦。」

“「什麼是演技呢？不是只看你這粒眼淚，不是你有無聲嘶力竭。如果你只是在那個比賽裏面做一場戲，然後去那些叫什麼，『飆戲』呀，哎我不懂用這些術語啦。」

「演戲有趣的地方應該是，你永遠都不知道結果是什麼，但你不是一定要知道結果才去演，不是的，而是你會很 treasure 那個過程，你在發掘這個人物，或者是你作為一個演員，在製作裡面經歷了怎樣的探索及跨幅。你不會知道出來的效果是怎樣，但你仍然奮不顧身去挑戰自己，去嘗試。」

「這才是我認為演戲最有價值的東西。」蘇玉華總結道。

「又或者我會想，除了演戲、做演員這個崗位之外，我是否可以嘗試其他崗位？可不可以令到一些事情發生，藉著我而令大家去認識我們的下一輩，或者一些年輕的演員，我覺得自己好像現在處於一種這樣的時刻，現在是一個這樣的階段。」她聳聳肩，打趣道：「不知道呢，總之是有些東西在動。」